

张波 著



杨虎城将军轶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65078



K827.6/14

杨虎城将军轶事

张波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杨虎城将军轶事

张 波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计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插页2 10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99·45 定价：0.9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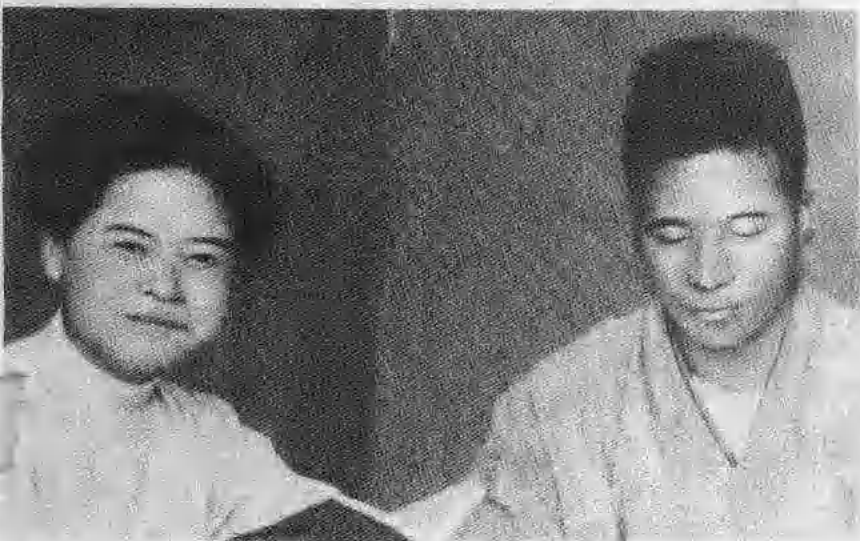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考察，
在上海身着上将服留念。



一九一九年病后的杨虎城。



靖国军时期杨虎城驻临潼栎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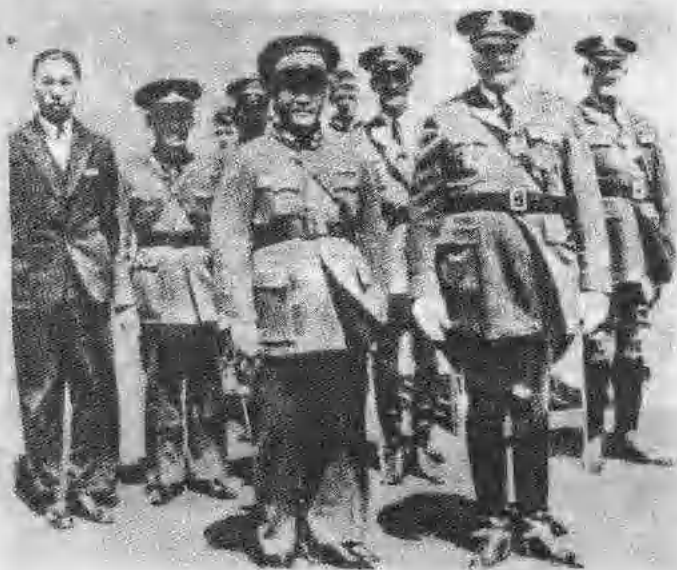
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在东京寓所读书。



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时的杨虎城。



张学良(右)、杨虎城
步出西安机场候机室。



杨虎城抵美国旧金山后，美国太平洋要塞司令费勒卜森（前右），以上将欢迎仪式接待杨虎城。

目 录

中秋会的领袖	(1)
除李桢	(4)
大命人	(7)
关山刀	(10)
大刀会	(13)
义气	(16)
仇人路宽	(19)
虎	(22)
虎口夺食	(25)
挚友	(28)
飞马进西安	(31)
棺材之谜	(34)
睡	(37)
傍晚的思索	(40)
杨虎城和胡议长	(43)
将计就计	(46)
深情厚谊	(49)
我也要做贺龙	(52)
来者不善	(55)

虎跃胶东	(58)
竹苞	(61)
事事见聪明	(64)
厚道将军	(67)
军纪如铁	(71)
初到东京	(74)
决不住洋楼	(77)
学日语	(80)
信	(83)
游湘根	(86)
又一个来者不善	(89)
跪	(92)
李厅长“告状”	(96)
可惜那辆汽车了	(99)
哼哼吧	(102)
八千、三千和一千	(104)
铁镰山上	(107)
免！免	(110)
查无此人	(112)
合作到底	(115)
印《活路》	(118)
横滨停泊	(121)
巧遇女翻译	(124)
新闻人物	(126)
回到老家了	(128)

将军打飞机	(131)
误车	(133)
团结的纽带	(135)
将军忘	(137)
海底奇观	(139)
有问必答	(142)
五块钱	(145)
将军情	(147)
豪情壮歌	(149)
抗战！抗战	(151)
干女儿	(154)
悲惨的日子	(157)
送别奶妈	(160)
后记	(164)

中秋会的领袖

一九〇七年，杨虎成十四岁的时候，陕西发生了个大事情叫做“蒲案”。即著名的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在蒲城县成立教育会，暗里发展教师和学生为同盟会员，宣传仇清抗暴，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遂遭到反动知县李体仁的残酷镇压，活活打死了一个学生，顿时激起全省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愤怒，纷纷声援，惩办凶手。事情竟闹到皇帝那里，清廷迫于无奈，撤了李体仁的知县，斗争取得了胜利。

杨虎城是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人。这件事情一发生他就特别关心，村村镇镇的人们都在议论，他碰到了就侧起耳朵，睁着大大的眼睛在听，夜里睡觉也不安宁，跟一般大的娃娃们在一起更是喊喊喳喳的热闹。一个信念在萌动，心中热血在沸腾。是的，咱们的井勿幕是个好汉，领着教师学生敢反知县，敢向皇帝那里告状，能把知县拉下马，真个的倖和！同时又认为，县官坏能反掉，府官坏不也能反掉吗？可恨的清王朝，全国人民都起来同样也一定能把它推翻。

他把自己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告诉“孝义会”的兄弟们，他说大家都想想，把心里话往出掏掏。大家都说，你讲的理怪新哩，怪大的，我们都跟着你干。于是他们都举着拳

头发誓，把手一只一只搭在一起，表示着团结得象一个人。“孝义会”的兄弟都是土疙瘩似的穷楞娃，挨过打，受过气，但是不服；没吃没穿，但是志不短；家中的父老大都为财东当牛做马，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杨虎城家更是惨烈至甚。

就在“蒲案”之前不久，因他伯伯杨全兴反清，是“哥老会”里的大爷，官府抓他不住，便抓其父杨复兴顶罪，投入长安（西安）牢狱。他一次一次的探囚，一次一次的抱头痛哭。他倾家荡产，奔走呼号，最终，父亲仍遭绞刑杀害。在亲友的帮助下，杨虎城把尸体拉回家中，联络八户贫困相济的贫苦农民才把父亲安葬。同时尽孝尽义的“孝义会”就诞生了。

眼下，经过“蒲案”，觉得“孝义会”的意思不高、不宽，包容不了他们的胆识。想来想去，杨虎城想到把“孝义会”更名为“中秋会”。众人推举杨虎城为领袖，旗帜上写着：抗清反清，致力革命，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不欺压百姓，同舟共济，同生同死。他们积极发展会员，壮大组织，抗捐抗税，很快成为当地一支农民自发抗暴的力量。

四年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响应，蒲城县也出现了革命的气氛，杨虎城为革命时机的到来而高兴。他拜见敬爱的老母，说：“娘，孩儿要为父报仇，为革命当兵，要上战场，不能在你膝下侍奉，孩儿不孝！”自从杨虎城父亲遇难，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他肩上了。他上有老母，下有弱弟，为了能活下去，他到饭馆里当跑堂，渡黄河到

山西当徒工，背着大太阳种地，他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老母深知他孝心之诚，赤子之孝，今天为革命而出走，是申明大义的行动，是有出息的行动，于是刚刚硬硬地说：“孩子，走吧！别操娘的心。我和你弟茂三，能过得好，我们等着你回来！”

这时，门外“中秋会”会员和有志青年百余人已集合好了。杨虎城带着他们，直奔乾州（乾县），参加秦陇复汉军向子山营，与清兵誓死拚杀。

除 李 桢

盛夏。中午时分，烈日当空。

蒲城孙镇集市仍熙熙攘攘，尤其是新麦上市的孙镇粮店更为喧闹。突然，“呼！呼！”两声枪响，在粮店爆发，粮店里一个人倒下了！粮店乱作一团，集市乱作一团。这是一九一四年蒲城的一个特大新闻。

粮店里被打死的人叫李桢。他是前清的武秀才，又仗着在地方上拿枪杆子的人为靠山，成为蒲城东乡一带极坏的恶霸劣绅。杨虎城从部队返乡后，常常听到他横行乡里的土匪行径。借给商人大户包收揽帐机会，在石羊村把民房拆了，在黎起村把人家的牲口拉走了；借包揽讼词，欺压善良，敲诈勒索。农民们恨之入骨，只敢悄悄地叫他为“黑豆虫”，但谁也不敢惹他。

杨虎城想，老百姓苦，就是苦在这些家伙们的身上了。他原来在靠大路的一个村子开过个仅有两间房的小客店，供小贩、脚夫，打打肩，喘喘气。可当地地主硬说他纳贼藏匪，逼着他关了门。他在当堂信时，一时待慢，打耳光的也是这一类的老爷们。他越想越气，越恨，下定决心，除掉李桢。

他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他找有关人商量并求暗地相助，

都没有答应，认为李桢非同一般，不仅有钱有势，而且身边总有保镖的不好近前，对他除掉还是除不掉，自己都要倒霉。杨虎城说，那就让他永远骑在乡亲们的头上？我不信这个邪，没有打不死的豹子，宰不掉的狼。

他经过打听，知道李桢正为孙镇粮店收债，整天在粮店作威作福，或吃喝玩乐，并且知道其人毛狗样的长相。杨虎城从洛河东外号叫“倒榷”的汉子那里，借了一支马拐子枪，人家问借枪干什么？只说玩两天，不玩手痒痒，当兵出身么！

这一天正值孙镇逢集，杨虎城穿着土布对襟衣，没扣扣子，敞着怀，下着宽宽的套裤，手里还提了个袋子，晃着肩膀游进了人群，边走边看，来到粮店门口，几个装麦子的大簸箩并排放着，以麦抵债送粮的，或者买粮的，问价的，说话声、吆喝声，打算盘声，还有树上的蝉鸣声，交织在一起，嗡嗡的响成一片，他看着旁张罗的粮店人的相貌，没有要找的目标。于是便跨进门往里走。迎面一间房门开着，有两个人正守着烟灯，拿着烟枪吸大烟。杨虎城提高嗓门喊：

“李桢先生在吗？”

“叫什么？在哩！”

床上左边躺着的那个人把烟枪一放，折起身子走出门外，脸黄黄的，眼睛微睁，象没过透瘾。瞄一眼体型，断定没错，此人就是李桢。为了更准确，他又问一声：

“你是李桢先生吗？”

“是的，找我有什么事？”

“有人让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杨虎城距李桢有一步半远。李桢站等着接信，杨虎城弯腰放下口袋，同时右手已伸到套裤里，食指已稳稳地压住了扳机，一直腰，枪口里飞出来的子弹，已射进李桢的胸膛……

听到枪声，李桢的卫士从粮店后边跑过来，李桢已断气。杨虎城已无影无踪。

大 命 人

灶房黑黝黝，唯炉膛里的火是红的，头埋在蓝布顶巾中的大娘，身子一俯一仰，“的达！的达”地拉着风箱。很平静，很安然，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女子家，大娘刚来两天。因自家甘北村遭乱，来亲家躲躲。没想到昨晚村周围的枪声响到半夜。大娘的心象猫抓一般难受，她知道这是有钱有势的郭坚同自己儿子杨虎城打哩。儿子除了李桢，李桢是郭坚的亲舅舅并兼谋士。除李桢的当天，郭坚就带二百人追逮儿子，可虎城真的上了天，入了地，郭坚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郭坚急了到处乱打，扬言不放过杨家一只鸡。昨晚枪声息了，大娘心碎了，她搂着女儿痛哭。女儿说：

“娘，不哭。我哥灵着哩，他们捉不住。”

“不，枪声停，就是你哥毕了（死了）。”

夜象黑洞洞的坟墓。大娘和女儿相依，跌跌撞撞在村外摸虎城的尸体。大娘早已横了心，准备一死，就是碰着枪口也不怕。“九娃（杨虎城的小名），娘来找你了！你在那里！”死一样的郊野没一点应声。开始几具尸体都不是，第五具尸体她从上到下摸了几遍，虽然血肉模糊，但